

留守意大利：“封城”后，4名华人的防疫日记

Original 剥洋葱 剥洋葱people 5 days ago

剥洋葱|人物|

有态度有温度的人物报道

到了晚上，城市变得出奇的安静。意大利人爱玩，若是没有疫情的话，晚上的酒吧和运河区，会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。在小酒馆里，他们花上十欧元，点一杯饮料，一坐就很久。“现在这些都没有了。”



Stella家楼下，如今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。受访者供图

文 |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孔宁婧

► 本文约4503字，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

这是生活在意大利的华人们经历的第一次“封城”。

10天前，意大利总理孔特在电视讲话中宣布，意大利将全国实施封城禁令。

生活开始产生变化。人们在出门时，需要随身携带一份个人声明，写明出行的地点、目的，路上会有警察盘查；超市的售货员戴上了口罩，为了控制人流量，顾客需要在门口排队，分批进出；在酒吧，吧台的座位已经全部封闭，服务员在上酒时，会专门把酒杯放在客人隔壁的空桌子上，避免近距离接触。

根据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，截至3月19日，意大利现有新冠肺炎患者33190例，死亡3405例，治愈4440例，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41035例。

医院爆满、物资告急，但待在家中的意大利人仍然保持着乐观和娱乐精神。在罗马，每天下午很多街区的人们会跑到自家阳台上唱歌、弹乐器、放音乐。

疫情也打乱了很多意大利华人的计划。面对疫情，华人是最先警觉和行动起来的人，他们中很多选择留在当地，与意大利人一起“防疫”。

米兰商人徐建平 “留下来为华人做些事”



做服装生意的徐建平在米兰待了25年，以往这个时候，是米兰旅游的旺季，有许多时装周、展会，徐建平常常能在城里碰到很多中国明星，现在却几乎见不到中国人。

徐建平的服装店也暂停营业，他每天就和家人呆在家里看新闻。

他说，没人能想到意大利的疫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。一月份时，许多身处意大利的华人还在为中国抗疫奔波。徐建平来自浙江温州，是米兰华侨华人企业家联谊会会长。大年三十那天，他和其他侨团的负责人决定，取消每年一度的春节大游行活动，把节省下的10万欧元经费用来购买救援物资，想办法寄回国内。

1月底，徐建平刚开始采购时，一个一次性医用口罩只要5欧分，一套杜邦的防护服只卖5欧元，但后来所有防护物资的价格都水涨船高，翻了好几倍，采购的难度也越来越大。“所有能筹集到的物资我们都寄到了国内，从那时候开始意大利本地就很难买到口罩、护目镜等物资了。”

当地许多华人都动了回国的念头。

徐建平の很多家人朋友也都劝他，要不要考虑回国呆一段时间，但他说，自己作为当地商会的会长，在这种时候不应该想着自己走，应该想办法为华人做些事。

2月27日，徐建平收到了来自法国的8500个口罩和1000多瓶消毒液。这批物资原本计划运往温州，但浙江省侨联得知意大利疫情严重、物资匮乏，直接协调转到了米兰。



徐建平和侨团成员为在意华人分发口罩。受访者供图

之后，徐建平又陆续收到了来自迪拜、西班牙等国家的物资。收到物资以后，他和侨团的其他成员开始在朋友圈和各个同乡群里发布消息，在指定地点免费派发口罩、消毒液，符合标准的防护服则被送到了米兰当地的传染病医院。一些华人还专门制作了几万份防疫的宣传小册子，在米兰大教堂门口派发。

徐建平介绍，在米兰确诊的华人多数是酒吧老板。一些华人被确诊后，由于病情较轻，医生给他们开了药，请他们回家隔离。“这种情况让很多人心里觉得不满，有些人会觉得他们是针对华人，但医生

其实是一视同仁的，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，意大利有两个市的市长确诊了轻症，也没有被医院收治。”

几天前，徐建平看到米兰的一些医院，已经开始在广场上搭建临时的“方舱医院”，像充气帐篷一样，用来筛查疑似病例。同时，米兰政府还计划把一座大型的会展中心改造成临时医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医院将在6天内完成改建，可以容纳600张床位。

“我们对意大利的医疗还是有信心的。”徐建平说。

罗马留学生陈谦 面对严重疫情，意大利人做起了“阳台DJ”



在距离米兰600公里远的罗马，中国留学生陈谦对封城那天的记忆是，“有很多人到车站坐最晚的一班夜班火车，往南方跑。”

3月10日，学声乐的陈谦正在学校上合唱课。课上到一半，校长突然推开门进来了，让大家停课。当晚，陈谦在拉奎拉回罗马的车上，看到了总理孔特宣布封城的消息。

封城后的第一天，很多酒吧、比萨店和冰淇淋店都停业了。陈谦说，意大利人离不开这三样东西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还开着的餐厅，但只允许打包外带，他们要求一次只能进去一名顾客，食物打包好之后，服务员就拿一根筷子，挑着塑料袋上的拎手递过来。

自那以后，陈谦大大减少了外出的次数，他隔好几天才会去超市囤一次粮，一次买很多的肉、蔬菜、鸡蛋和牛奶。

这已是他在意大利的第四年。疫情刚暴发的时候，妈妈打电话来，希望他能回国。

他也想过和身边的留学生们一样，辗转多次航班回家。但现在，如果要从意大利起飞，必须要提供一份医院开的医学证明，证明自己没有感染。室友前两天打包好了行李准备回国，拎着箱子到了机场后，才被告知没有证明无法成行，只得拎着箱子又回来了。

陈谦决定留在意大利。“现在中国的疫情也还没好，万一我携带了病毒，回去也只是添乱。在这儿不出门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

如今，罗马的超市里，一些防护措施已经做起来了。超市限流，排队结账时，大家都自动保持一米的距离，收银台前也立起了将顾客和收营员隔开的玻璃挡板。



陈谦家楼下空无一人的街道。受访者供图

戴口罩的人数也增多了。陈谦说，在意大利刚有当地确诊病例时，我们（中国留学生）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排队去药店买口罩了。意大利人看到我们买口罩，都以为我们是确诊的，会离我们远远的。只要有中国人在车上或其他任何公共交通上咳嗽一声，打个喷嚏，所有人都会下车。

刚宣布封城时，罗马的药店还能买到口罩，每人限购五个，但现在已经买不到了。

一些医疗物资也显得匮乏。“尽管意大利的医疗水平排在世界前列，但人力、物力不够，医生不够，医疗设备也不够。”闲在家里的这些天，陈谦上网和看电视的时间增多，新闻里的消息总让他揪心。

前两天，他在家看到一则新闻，画面中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蹲在医院门口哭，她的丈夫已经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，而她也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，但医生说她的病情目前没有其他人重，不能进医院，只能回家独自隔离。“看到这些让人难受，也挺无奈的。”

虽然医院爆满、物资告急，但待在家中的意大利人仍然保持着乐观和娱乐精神。电视屏幕下方的跑马灯滚动更新着疫情最新的消息，电视里的娱乐节目播放却不会少。

每天下午的6点和晚上9点，很多街区的人们会跑到自家的阳台上唱歌、弹乐器、放音乐。在年轻人住得比较多的街区，他们甚至做起了“阳台DJ”——把DJ台和音响搬到阳台上，大家一起High。

在音乐学院的校友群里，陈谦总看到有人在发布消息，呼吁大家在这两个时间段里，把自己的乐器拿到阳台上，打开窗，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大型的免费音乐会。前几天，陈谦的师哥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视频，视频中，师哥在阳台上唱了一首《我的太阳》，四周叫好声一片，还有住在附近的居民特地打开窗户，大喊“Bravo（好）！Bravo！”

平常的一天里，陈谦家的窗外，以往热闹街道静了起来。原本街边摆摊的商贩全都不见了，路上只有零星的人在慢跑或者遛狗。

许多人的工作都停下了，楼下比萨店的老板坐在店门口等着做比萨，他戴着黑色口罩，只遮住了嘴，鼻子还露在外面。

下午6点到了，陈谦打开窗，让房间里放着的音乐传到窗外去，自己坐在房间里弹吉他，他不怎么唱歌，街道对面，是个空旷的足球场，没有人会回应他。



陈谦家楼下披萨店的老板坐在店门口，等着做披萨。一些店家开门提供外卖服务。受访者供图

华人互助，老友为其提供住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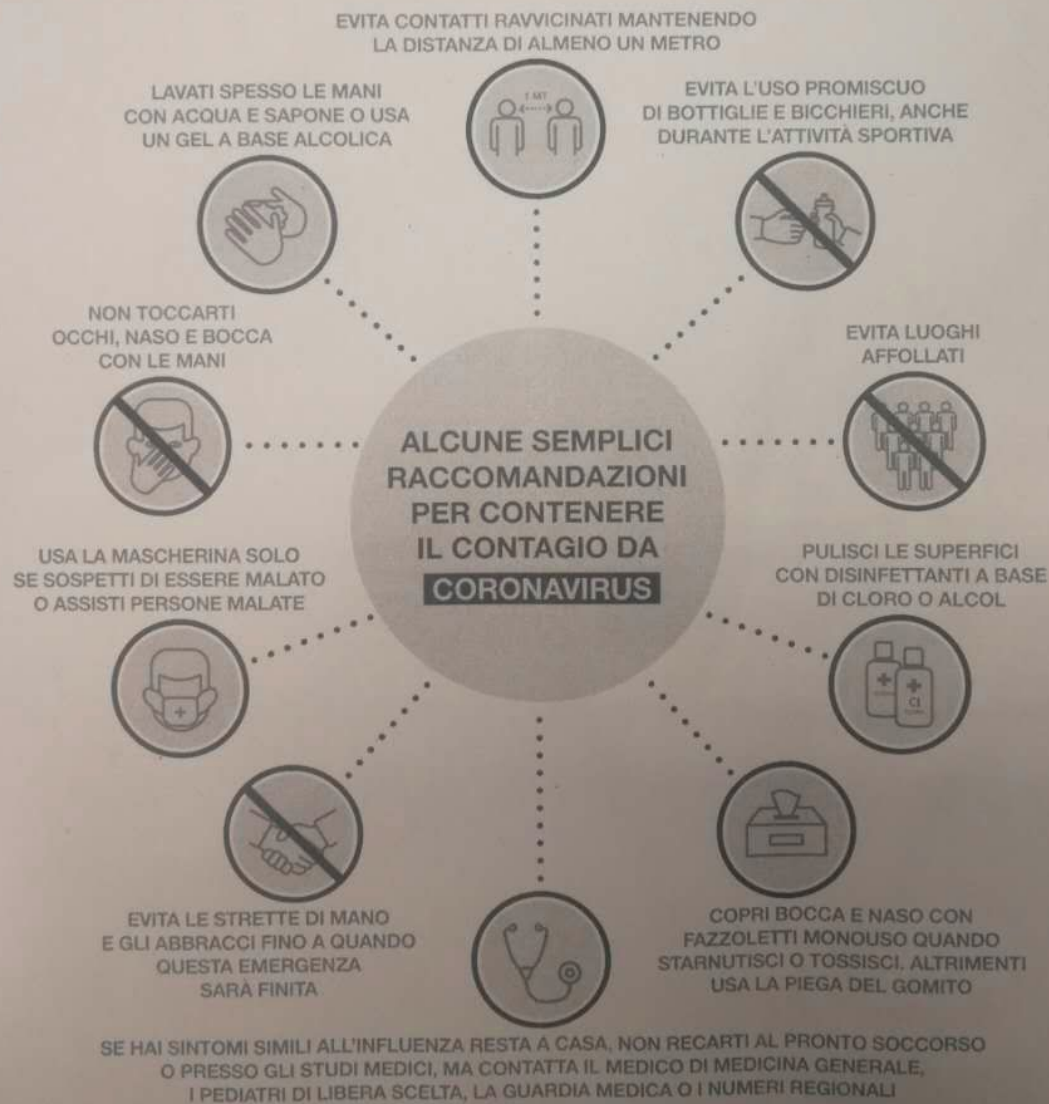
进修教师汪诗雄的计划也被打乱了。他原本还要在锡耶纳学习一年半，但身处国内的家人每天都很担心他，连从来不会用微信的姥爷也开始每天从他的朋友圈了解近况。

直到3月初，汪诗雄所在的学校还在继续上课。校园坐落在锡耶纳人流量最大的地方，旁边就是火车站和购物中心。教学楼只有三层楼，教室数量少，课也排得紧，每天走廊里都挤满了等待着上课的学生。

汪诗雄试图提醒教授集体上课的危险性，但教授告诉他，“多吃橙子，通过提高身体素质来抵抗病毒”。

NUOVO CORONAVIRUS (COVID-19)

RACCOMANDAZIONI



Posteitaliane

汪诗雄在锡耶纳邮局看到的防疫指南。受访者供图

无奈之下，汪诗雄花12欧买了防护镜和口罩一体的防护设备戴着，随身携带消毒水出门。走在路上，他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，为了不听到这些不想听的话，他专门戴上了耳机。

汪诗雄说，当时很多意大利人都觉得这只是普通的流感，他的老师还在课堂上说，“我是个老年人，在我一生中得过很多次感冒。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，感冒都是家常便饭，我们没有必要担心这次的病毒，它只是感冒而已。”

3月4日，意大利宣布全国停课的那天晚上，汪诗雄看见很多学生都去市中心的酒吧、夜店“庆祝”这个突如其来的假期，而他一个人待在充满消毒水味道的房间里，看着自己囤好的一麻袋土豆和一兜子洋葱，感觉自己和外面的人群身处于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。

封城后，3月13日，汪诗雄决定先离开锡耶纳，这里的本地医院收治了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患者，床位已经住满。他搬家到了疫情尚不严重的罗马，暂住在一间单身公寓里，是意大利朋友老古为他提供的。

八年前，他和老古在北京相识，老古生病时，他曾经陪他一起去过北京的医院。汪诗雄想，幸好还有朋友的帮助，还有这间房子做他的“避难所”。

临行前，一位俄罗斯朋友来为他送行，汪诗雄送了他一些消毒水和防护用具。他还记得，在疫情刚暴发时，他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去上课，被很多同学当作“病人”看待，这位俄罗斯朋友过来，主动坐在他旁边，对他说“我不害怕你”。

米兰留学生 Stella

封城后，意大利人也开始警惕起来



在米兰学习、生活了四年的中国留学生Stella已经快一个月没出过家门。

相比多数当地人，她有关于非典的记忆，让她更为敏感警觉。当2月底，米兰周围的城镇查出6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，她便开始防范。她说，中国留学生们都约好，即使学校继续上课也不去。



Stella家楼下，两名老人正在遛狗。他们虽然戴了口罩，但只遮住了嘴，鼻子还露在外面。受访者供图

米兰在2月24日宣布了宵禁措施：包括酒吧在内的娱乐场所限定了晚间营业时间，盛大的威尼斯狂欢节也被迫叫停。

这个娱乐至上的民族立刻表现出对这个举措的不满和不理解。“意大利人都觉得我们的身体还好好的，为什么狂欢节要被叫停？还有人举着牌子、拉着横幅，上街游行。”

三天后，迫于行业和居民压力，宵禁取消了。米兰市长朱塞佩·萨拉甚至在Instagram上发表言论说，米兰是个那么热情的城市，不能让它就此停止。米兰很安全，荒凉的街景会让人心生悲凉。

意大利人的日常清单里也没有口罩。在他们眼中，只有已患有极重传染病的人，才需要戴口罩。“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戴，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自己已经患病了。”

最先行动起来的，是中国留学生。“2月21日那一天，中国超市就很忙，第二天一家中国超市就因为缺货或是送货忙不过来而关门了。”

封城的前一天，Stella从超市网购了不少东西。“我当时就觉得要囤一波货了。”水果蔬菜、维生素、餐巾纸、各种干的豆子，她要靠这四大袋的物资撑到这个月月底，“昨天我看到，预约送货的时间已经排到30号了。”Stella今天打开App再次确认，但她发现，“已经不让预约了。”



Stella囤了很多豆子在家，她说因为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出门运动，想保持身材，且吃粗粮也比较不容易饿。受访者供图

封城后，意大利人也开始警惕了起来，广场上空无一人。直到这几天，才慢慢有人开始走到街上。Stella有时会打开房间里那扇朝着街道的窗户，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遛狗。“人们意识到生活还要继续。”上班的人还是继续乘坐电车，地铁上还是人挨着人。

可到了晚上，城市变得出奇的安静。意大利人爱玩，若是没有疫情的话，晚上的酒吧和运河区，会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。在小酒馆里，他们花上十欧元，点一杯饮料，一坐就很久。“现在这些都没有了。”

今年即将毕业的Stella原本打算投简历，找工作，但一切都因为疫情停滞了。中国人要想留在意大利工作，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现在情况变得更加艰难。

网络上，还有些中国留学生在求回国的办法，他们说“很害怕、恐慌、睡不着觉”。但Stella来不及多想，还有好几篇期末论文在等着她，下学期的项目也已在线上展开了。

你有朋友在海外吗？

后台回复关键词 **“洋葱君”** ，加入读者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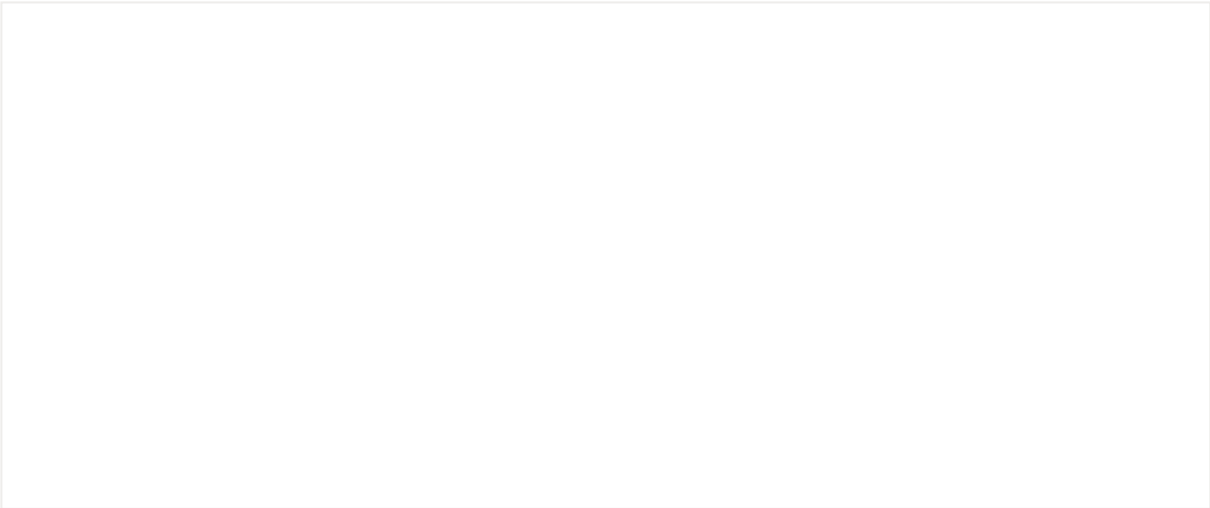
推荐阅读



泉州隔离酒店坍塌：加层改建、鉴定瑕疵、曾被多次处罚

金银潭医院ICU医疗组长房明浩：重症救治就像“走钢丝”

疫情中的快递、外卖员：我们在工作，就代表城市在运转



既然在看，就点一下吧

Modified on 2020-03-21